第 一 辑

稻 草 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黄昏路上的母亲

通往温饱的道路多么漫长
令拾柴的母亲　　来来回回
走白了黑发

最后的干柴　　点亮了落日
黄昏路上的母亲
一声不吭　　佝偻的身子
默默背负着
比干柴和黄昏更沉的岁月

被贫困和劳累
掠尽了血汗和幸福
身背干柴的母亲
如一根干柴　　在黄昏行走

黄昏路上的老妇

阳光的翅膀已经收拢
西山上　　那一大堆通红的炭火
像一句美好而又生动的歌词
让所有的人倾听到
爱的神圣和温暖

而老妇　　白发的老妇
从田野归来的老妇
她是谁的母亲
黄昏中的脚步沉重而迟缓
一条路
领着她一个人回家

这时我与老妇的距离
正好是儿子与母亲的距离
我还没来得及喊她一声
厚重的夜色　　转瞬之间
就将她淹没得无影无踪

身背柴草的人

谁能看见那一大捆柴草
在黄昏
在回村的路上
缓缓移动

身背柴草的人
她是谁的母亲
谁能从她弯下的腰身
感受到她背负着的
是整个天空

一只归巢的大鸟
从她头顶向远处的林子
顺风飘去　扔下
几声空灵的鸣叫

身背柴草的人
在这叫魂声里突然一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满头白雪　　顿时
覆盖了落日燃烧的大火

帮父亲割麦

每年如此
麦子一熟
我就回乡帮父亲割麦

看一眼父亲的笑脸
就知道麦子的长势
就知道父亲为什么把镰刀
磨成初三的月芽

父亲种的麦子不多
只有一亩三分地
从播种到收获
一亩三的劳累像日子那么宽
一亩三的希望像民歌那么亮

帮父亲割麦
我和父亲手中的镰刀
就像鸟儿的两只翅膀

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地飞
直到麦子全部倒下
我才猛然发现 ——

父亲弯下的腰
很长时间直不起来

父亲的手

与翻手为云的手不同
与覆手为雨的手不同
父亲的手翻来覆去
都是泥土

旱也罢
涝也罢
父亲埋在泥土里的
那十条黑树根
梦里
也发芽儿

除了镰刀　　犁铧锄头
连自己的命运都握不住的
父亲的手啊
又能握住谁的心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黄昏（一）

太阳就要落山了
鸟儿飞回了茂密的树林
牛羊走下了深秋的山冈

村子里
那是谁的母亲佝偻着身子
一个人站在老屋的门前
昏花的双眼满含期待
久久地望着远处的村口

黄昏的风
拂动着她的白发
拂动着她白发般飘摇的残年

太阳已经落山了
谁能看见
白发的老妇佝偻着身子
仍然孤独地站在老屋的门前

黄昏（二）

每当黄昏来临
我总是面对快要落山的夕阳
在心中默默祈祷

我始终觉得
多年前的那个身背柴草的老人
至今还未走进家门

大　河

一条月光下的大河从远方默默地走过来
然后又默默地向月光下的远方走去

奔流的大河安详而又平静
它浇灌过两岸青青的庄稼和微笑
也淹没过我们脆弱的家园和生命
今夜　　它就躺在这如水的月光下
静静地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还有什么能让大河感到不安或激动
没有任何表情　　大河在月光下独自奔流
天上的星辰一颗一颗全都掉进了河底
没有谁能听到它传出来的一丝回声

就像那些与大河一起走向远方的人
走了　　就再也见不到了他们的身影

村口偶遇

我路过那个村子时
天色已经很晚了

在村口
我看见一个被儿女遗弃
而蜷在树下偷偷哭泣的老妇
多么伤心的老妇啊
她的泪水却无人看见

乌鸦返哺　　羊羔跪乳
我们挺立着的人　　真该
向禽畜学点什么

草

乡土上的植物很多
草是最常见最普通的一种

牧羊的草
放牛的草
看太阳一天天从头顶滚过
没有爹妈的孩子
自己疼爱自己

瘦弱细小的草
和我的父亲摔过跤
跟我的爷爷开过玩笑
从唐诗中的野火里逃出来
然后又用自己的脑袋
磨镰

乡亲般活着的草
一棵又一棵

令我爱怜
让我心疼

放羊的小姑娘

那年春天我路过梨乡莱阳
看见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
在她村前的小河旁放羊

小姑娘长得很像我的女儿
而我的女儿此刻却在学校里
欢快地度着她童年金色的时光

我走近小姑娘问她为啥不上学
她听后想对我讲些什么
却又眼泪汪汪什么也没讲

羊　群

我看见了那片云
在山坡上
久久地与青草纠缠在一起
而在我目光不及的远方
肯定有一群羊
正在蓝莹莹的天空
渐渐飘散

手持牧鞭的人
他是谁
除了青草和羊群
还有什么能够装满他的双眼
你看　他迎着幸福奔跑
一路抛下多少奢望和苦难

一阵秋风吹过来
吹枯了青草
吹散了羊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